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彭公案
第三十九回 李七侯大鬧馮家莊 高通海剪齊齊邑渡

話說那馮順聽家人來稟：「荒草山的大王搶親來了！」李七侯說：「你不必害怕，有我呢！」站起身到了外邊一瞧：有三十多名嘍兵，為首一人乃是韓成。這個人性情猛烈，貪淫好色，手使鋼鞭，有三句以外。他是荒草山山寨的總頭目，帶一乘轎子來娶馮小姐。李七侯一出去，有認識他的說：「哎喲！李寨主在此何干？」韓成也認得白馬李七侯，說：「你來此何事？」李七侯說：「咱綠林中講究的是殺賊官，斬惡霸，除惡安良，這是大丈夫之所為，不能顯親揚名，暫為借道棲身。為何搶人家的少婦長女，上干天怒，下招人怨。依我之見，你趁此回去，告訴你家寨主，早些躲開這裡，免傷咱們的和氣。」這一片話，說得那韓成閉口無言，愣了半天，才說：「李七侯，你吃上那姓馮的了，要威嚇我等。倘若不是，你也難討公道。」李七侯氣往上衝說：「小輩！你真是太歲頭上動土，老虎嘴邊拔毛。」

一放手中單刀，說：「你不怕死，只管前來！」韓成掄鞭照李七侯就是一鞭，李七侯急架相迎，二人走了十幾個照面。李七侯忽然一刀，正砍中韓成左臂，把那些嘍兵嚇得戰戰兢兢。李七侯用刀一指說：「爾等急速回去，免得被我結果了性命。」那些手下嘍兵，都知道白馬李七侯是京東一帶大響馬，大家一哄而

散，各自顧命逃回。此時天有二更，那韓成說：「你等別忙，我去調了兵來，必要把你們這座馮家莊殺得一個不留！」氣忿忿的去了。馮順進門內說：「李七太爺，這個亂兒可不好！咱們要往河南省，必須從齊邑過黃河，奔金鈴口，那時必走荒草山，恐怕難過。」李七侯說：「你也不必跟我們上汴梁城，我有一個好主意，事不宜遲，你先往你的親戚家躲避幾天，暗中打聽，一月之內官兵必然來剿那荒草山，那時你再回來。」馮順說：「有理。」他收拾好了，在三更天便奔延津縣去了。

彭公與七侯上馬，直奔齊邑渡，要過黃河。天色大亮時，正走到荒草山北山口，只聽得對面一聲喊，說：「呔！此山是我開，此樹是我栽，若要從此走，須留買路錢，無有錢買路，一刀一個土內埋。」李七侯說：「小輩！你們不認識你家七寨主，好大膽量。」內中伏路嘍兵二十名，有認識李七侯的，說：「李爺，你先別走，我家寨主有請。」原來韓成逃回山來，把方才之事，細說了一遍。並力辯韓壽說：「氣死我也！想當年黃三太指鏢借銀，我等都有一面之交。他今又向著外人，欺我太甚。」

待天明派手下人去剿馮家莊。」又吩咐手下人在大路之上留神，如在大路上瞧見李七侯，速報我知道。那嘍兵頭目叫何必來，今日一見李七侯，說：「朋友，你別走。我先前跟寶寨主，就知道你有威名。我家寨主就來，已派人上山報信去了。」少時，見一女子手使鐵棍前來，大嚷一聲道：「小輩欺我太甚，竟把我的頭目砍壞了。今日寨主奶奶來拿你！」李七侯聽人說過，這山上有一位母夜叉賽無鹽金氏，有萬夫不當之勇。今日一見，他跳下馬來，把馬拴在一邊樹上，說：「大人，我去拿這丑婦。」

自己拉出刀來，走至婦人面前說：「丑婦，你休要逞能！待李寨主結果了你的性命。」那金氏擺棍照定李七侯就是一棍。李七侯往旁一閃，分心就紮。母夜叉的棍使出抱月的架勢，往外

一磕，把刀磕開，又趁勢一棍，李七侯躲閃。兩個人一來一往，戰有一個時辰，不分勝負。那母夜叉天生粗魯，力大無窮，李七侯只有招架躲閃，不能贏她。自己害怕，又怕連累大人，真是並無一點主意。

正在為難，忽然從正南來了一匹馬、一匹驢。馬上馱的是賽李廣花刀無羽箭劉世昌。那騎黑白花驢的，年有半百以外，頭戴馬連坡草帽，身穿藍綢子長衫，足登青緞快靴，淡黃臉膛，沿口黑鬍鬚，驢的肋下佩著一口帶鞘的折鐵刀。此人姓賈名亮，綽號人稱花驢賈亮，乃江湖中有名之人，日行一千，夜行八百，並會打幾樣暗器。今日他和劉世昌二人，是從高家莊魚眼高恒那裡回來，要去賈家莊賈亮家中。走至荒草山下，正遇著那白馬李七侯與母夜叉金氏二人動手。這二位過去說：「李賢弟為何與她動手？」李七侯說：「二位兄長快來！助小弟一勝之力。」

賽李廣一伸手，掏出一個墨兩飛簞來，照定母夜叉就是一下，正打在頭上，只打得她「哎喲」地一聲，撒腿就跑。嘍兵也嚇得往山上報信去了！李七侯過來，與二位見了禮說：「我奔齊邑渡，過黃河上汴梁城。多蒙二位兄弟來臨，不知今欲何往？」

賈亮說：「同劉世昌到我家去。賢弟請吧，恐其賊人再來。」

李七侯幫彭公把馬解開，上馬竟奔黃河而來。天色至午後之時，到了齊邑渡口。二人找了一個飯鋪，吃了點飯，見從外邊走進一個人來，身高七尺以外，面皮微黑，身穿紫花布褂褲，紫花布襪子，青幫鞋，黑臉膛，粗眉大眼，過來說：「二位，趁著風小過黃河吧。」李七侯說：「要多少錢？」那船戶說：「你二位單坐，給二吊錢吧！」彭公一聽價錢不多，說：「很好！」給了飯錢，便跟那船戶到了河邊，先把兩匹馬拉上去，又把行李搬上去。彭公與李七侯登跳板上船，舉目一看，但只見那黃河水勢甚湧，波浪滔天。正是：

莫把阿膠向此傾，此中天意固難明；解通銀漢應須曲，才出崑崙便不清。

高祖誓功衣帶小，仙人占鬥客棹輕；三千年後知誰在，何必勞君報太平。

彭公看罷，坐在船上。此時平風靜浪，順著河開船，走了約有二十餘里，離著南岸不遠，見那紅日西沉，已是黃昏時候。

那船戶走過來說：「你們二人今日共有多少資財，拿出來免得好漢生氣，回頭把你扔在河中，好叫你落個整屍首。」白馬李七侯聽罷，心想：「不好！我又不會水，遇見這個來的惡，我不免問問他再說。」便說道：「朋友，咱們都是合字，別不懂交情。」那船戶一瞧白馬李七侯，說：「你是個合字，合更好啦！

我是專劫賊，賊吃賊吃的更肥。我是不種桑來不種麻，全憑利刃作生涯。若有客商從此過，先要金銀去養家。」李七侯聞船戶之言，說：「你真是不知好歹！」抽出刀來，照定船戶就是一刀。那賊說：「好，好！你膽大包天！」用披刀相迎。二人戰夠多時，李七侯終是早路英雄，並不會水，在船上地方窄狹，又施展不開，被那水賊殺得渾身是汗，遍體生津，只有招架之力，並無還手之功，口中說：「好哇！我闖了三十餘年，連個無名小輩也殺不過，我算什麼英雄。」他又怕落在水中，又怕自己被賊所害，心想：「這還不要緊，倘若我死之後，賊人不分皂白，把大人給害了，那還了得嗎？」李七侯想罷，說：「水寇，你欺我太甚！我與你誓不兩立。」賊人正在二十來歲，精神百倍，聽了李七侯之言，他哈哈大笑說：「告訴你吧，我在江湖之中，也不是無名之人。你自管打聽，黃河一帶，彰德、衛輝、懷慶三府，汴梁城一帶等處，我專殺貪官惡霸，剪除勢棍土豪。要是買賣客商上了我的船，人家將本取利，拋家在外，我就是沒錢用，無非他有一千，我留三百，除去養家之用，餘

剩全都濟了貧。要是那貪官上了我的船，得了財，還要他的命。

你是綠林之人，不過也是殺男人，擄女人，胡作非為。上我的船，也就算是枉死城中掛了號，魂靈帳上勾了名。」

七侯正在為難，忽聽西邊水聲響亮，又來了一隻小船，四個水手，趁著月色當空，往這邊來了。李七侯說：「這是過河的救星來了。」他一邊動手，口中說：「那邊朋友，這裡有水寇傷人哩！」那只船上水手說：「少寨主，你今得了買賣，還沒作下來？老寨主那只船可就到了。」李七侯聽說，心想：「完了，原來也是賊人一黨。大丈夫視死如歸，只恨我連累別人了。」

他瞧著大人說：「東人！賊黨又來，你我無處逃生，總是我李七侯無能，誤了大事。」彭公在艙裡聽李七侯之言，心中也是悽慘，說道：「李壯士，這也是命運如此，大數到來，難逃此災。」正說著，見從西邊來的那只船，已與這只船靠上。從那邊跳過一人，年約六十以外，頭上戴的分水魚皮帽，日月連子箍，水衣水靠，足下油靴，手中擎著一對分水純鋼蛾眉刺，跳過這邊來說：「閃開！待我結果他的性命。」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